《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好句:

1.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2.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

3. 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束自己！这是最怯弱也是最容易的出路。

4. 收起枪，别跟任何人说。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5. 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6.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吗？当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好段：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能够说:"我已把自己的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把一生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突然想起这段致理的名言，人的一生是多么漫长，也许我曾无知的或有知的犯过许多错误。有过悔恨，有过羞耻，但一切都已发生过了。也许我更应该向前看，在未来的生活中应该努力的做到有追求，有目标。

1.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这样，在临终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把自己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2. 钢是在烈火里燃烧、高度冷却中炼成的，因此它很坚固。我们这一代人也是在斗争中和艰苦考验中锻炼出来的，并且学会了在生活中从不灰心丧气。 3. 任何一个傻瓜在任何时候都能结束自己！这是最怯弱也是最容易的出路。 4. 收起枪，别跟任何人说。哪怕，生活无法忍受也要坚持下去，这样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有价值。 5. 领袖的逝世没有引起党的队伍涣散。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强有力的将根深深地扎入土壤中，即使削掉树梢，也绝不会因此而凋零。 6. 他已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活着还有什么用呢？在今天，在凄凉的明天，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生活得有价值呢？又有什么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呢？光是吃、喝、呼吸吗？当一名力不从心的旁观者，看着战友们向前冲杀吗？   
以死亡的想象沉思生命   
他徘徊于悼别与憧憬之间   
以独白的句式承诺无所悔恨的人生   
  
那是一个俄罗斯青年曾经响亮的名字   
那是一个朴素时代曾经不朽的世界名著   
  
被遗忘的格言   
抄在被遗弃的塑料日记本的扉页上   
昔日的偶象   
淹没于今天眼花缭乱的明星排行榜   
  
而1974年的春天   
保尔?柯察金几乎是你唯一的阅读   
  
那些温暖的逃学的下午   
断墙外低矮的树林里   
你沉醉于最初的崇拜   
也惶恐于最初的迷恋   
一遍遍   
你持久地、秘密地   
想念着冬妮娅   
想念着歌唱在山楂树下的美丽少女   
  
倾刻间   
缠绵的露水吞没于革命的激流   
心碎的冬妮娅   
凝视着保尔的一脸忧愁   
昨夜的爱情与明天的斗争   
对峙在这告别的黎明   
而在美丽与神圣之间   
英雄只能有一种背叛   
  
艰苦地   
你跋涉在繁体字的丛林中   
幻想革命与爱情的完美妥协   
期盼神圣与美丽握手言欢   
  
而结局终于来临   
在一个冬天的车站   
你目睹了他们最后的相逢   
最后的决别   
  
风雪中的保尔   
手握铁镐的布尔什维克   
以“公民”称呼自己最初的恋人   
无言的冬妮娅   
凄楚的冬妮娅   
在泪光里承受着无情的阶级蔑视   
  
保尔坚定地踏入风雪   
踏入冬季的烈焰   
这是苏维埃的革命之火   
一个英雄必经的考验   
而此刻你终于明白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低矮的树林里   
你捧着泛黄的书页   
少年的眼神凝视着天空   
阳光在泪水中映出彩虹   
  
吟诵着保尔的名句   
意志的力量使你颤栗   
而冬妮娅，当你再次默读她的名字   
有一种感觉几乎令你窒息   
那时   
你正历经热烈而脆弱的年龄   
只能以敬畏代替模仿   
以眼泪代替血   
  
1974年   
彷惶而无从堕落的岁月   
一个布尔乔亚的少女   
成为你仅有的心事   
  
  
  
二十多年前的初夏，我恋上了冬妮娅   
  
那一年，“文化大革命”早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革命没有完，正向纵深发展。   
  
恋上冬妮娅之前，我认识冬妮娅已近十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高小时读的第   
一本小说。一九六五年的冬天，重庆的天气格外荒凉、沉闷，每年都躲不掉的冬雨，先是   
悄无声息的下着，不知不觉变成了令人忐忑不安的料峭寒雨。   
  
强制性午睡。我躲在被窝里看保尔的连环画。母亲悄悄过来巡视，收缴了小人书，不   
过说了一句：家里有小说，还看连环画！从此我告别了连环画，读起小说来，而且是繁体   
字版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   
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   
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   
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   
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但革命与癌症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   
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   
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   
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   
  
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这革命者的   
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   
的悲喜。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   
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   
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   
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   
个地平线。   
  
爱欲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处于什么位置？它与那场革命的关系究竟怎样？从一   
开始我就下意识地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我老在想，为何作者要安排保尔与冬妮娅   
在冰天雪地里意外重逢？在重逢中，保尔用革命意识的“粗鲁”羞辱初恋情人的惊魂，说   
她变得“酸臭”，还佯装不知站在冬妮娅身边的男人是她丈夫。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   
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   
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   
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   
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   
故事。   
  
他们发誓互不相忘。那时保尔没有革命意识，称革命为“骚乱”。   
  
热恋中的情语成了飓风中的残叶，这是由革命意识造成的吗？   
  
这部小说我还没有读完第一遍，大街上、学校里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不懂这场   
革命的涵义，只听说是革“资产阶级”的命；所有资产阶级都是“酸臭”的，冬妮娅是资   
产阶级的人，所以冬妮娅是“酸臭”的。可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的冬妮娅但爱抚会激起保   
尔这个工人的孩子“急速的心跳”，保尔怎么敢说“我多么爱你”？   
  
我没空多想。带着对冬妮娅“酸臭”的反感，怀揣着保尔的自传，加入“文化大革   
命”的红小兵队伍，散传单去了。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   
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   
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   
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   
能（不敢）喜欢她。   
  
“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到武斗阶段。“反派”占据了西区和南区，正向中区推进；   
“保派”占据了大部份中区，只余下我家附近一栋六层交电大楼由“反派”控制，“保   
派”已围攻了一个星期。南区的“反派”在长江南岸的沙滩上一字儿排开几十门高射机关   
枪，不分昼夜，炮击中区。   
  
不能出街，在枪炮声中，我读完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就在那天夜里，自动步枪的阵阵扫射通宵在耳边回荡，手榴弹的爆炸声不时传进我阵   
阵紧缩的恐惧中；总攻交电大楼的战斗在我家五百米远的范围激烈进行。清晨，大楼冒起   
浓烟。“保派”通宵攻击未克，干脆放火，三面紧缩包围。死守的“反派”们终于弃楼而   
逃。   
  
我家门前的小巷已经封锁了，三四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女高中生戒守在这里。时值七   
月，天气闷热，绷紧的武装带使她们青春的胸脯更显丰实，让人联想起保尔“无意间”的   
碰触。草绿色的钢盔下有一张白皙、娇嫩的脸，眼睛大而亮丽。重庆姑娘很美……她们手   
中的五六式冲锋枪令我生羡，因为保尔喜欢玩勃朗宁。   
  
她们的任务是堵截散逃的“反派”队员。对方没有统一制服，怎么知道那个提驳壳   
枪，行色匆匆的青年人是“反派”还是自己人？唯一的辨识是同窗的记忆。提驳壳枪的青   
年男子被揪回来，驳壳枪被卸掉，少女们手中的冲锋枪托在白皙柔嫩的手臂挥动中轮番砸   
在他的头上，脸上、胸脯上……他不是自己人，但是同窗。   
  
我第一次见到了单纯的血。   
  
惊颤之余，突然想起了冬妮娅；她为什么要救保尔？她理解革命吗？她为了革命才救   
保尔吗？保尔明明说过，冬妮娅不是自己人。   
  
革命与爱欲有一个含糊莫辨的共同点：献身。献身是偶在个体身体的位置转移。“这   
一个”身体自我被自己投入所欲求的时空位置，重新安顿在纯属自己切身的时间中颠簸的   
自身。革命与爱欲的献身所向的时空位置，当然不同；但革命与爱欲都要求嘲笑怯懦的献   
身，这往往让人分辨不清两者的差异。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   
气质。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身体位置   
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保尔走   
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   
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   
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   
贞。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   
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   
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   
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   
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   
  
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   
情欲，也抑制住同情。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   
个”冬妮娅。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   
是不可置换的。   
  
革命意识使保尔的情欲力量改变了方向。与冬妮娅临别前的情语被革命意识变成瑟瑟   
发抖的、应当嘲笑的东西。革命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我”的身体自我的情欲必须从属于   
革命，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革命中比有那么充沛的身体自我的原生性强力。   
  
“九?五命令”下达，所有武斗革命团体在领袖的指示下交出各种火器。大街上热闹   
非凡，“保派”武斗队正举行盛大的交枪典礼。典礼实际是炫耀各种武器；解放牌卡车拖   
着四管高射炮，载着全副武装的战斗队，在市区徐徐兜圈。   
  
我被一卡车战斗队员吸引住了：二十个与冬妮娅一般大的少女端坐卡车上，个个怀抱   
一挺轻机枪，头戴草绿色钢盔，车上还趴着一位女高中生，握着架在车头上的重机枪，眉   
头紧锁--特别漂亮的剑眉，凝视前方。少女的满体皆春与手中钢枪的威武煞人真的交相辉   
映。   
  
傍晚，中学举行牺牲烈士的葬礼。第一个仪式是展示烈士遗体，目的不是为了表现烈   
士的伟大，而是表明“反派”的反革命意识的残忍。天气仍然闷热，尸体裸露部份很多，   
大部份尸体已经变成深灰色，有些部位流出灰黑的液体弥散着令人窒息的腐气；守护死者   
的战友捂着洒满香水的口罩，不时用手中干树枝驱散苍蝇。   
  
一个少年男子的尸体。他身上只有一条裤衩，，太阳穴上被插入一根拇指粗的钢钎，   
眼睛睁得很大，象在问着什么，眼球上翻，留下很多眼白。   
  
草坪上躺卧着一具女高中生的尸体，上身盖着一截草席，裸露着的腰部表明她上身是   
赤裸的；下身有一条草绿色军服短裤。看来她刚“牺牲”不久，尸体尚有人色。她的头歪   
向一边，左边面颊浸在草丛中，惨白的双唇紧贴着湿热的中国土地本来，她的芳唇应当期   
待着接纳夹杂着羞怯的初恋之吻；没有钢盔，一头飘散开来的秀发与披满黄昏露珠草叶织   
在一起，带点革命小说中描写的“诗意”。她的眉头紧锁，那是饮弹后停止呼吸前忍受象   
摔了一跤似的疼痛的表情……一颗（几颗？）子弹射穿她的颈项？射穿胸脯？射穿心脏？   
  
我感到失去了某种生命的维系，那把“这一个”身体自我与“另一个”身体自我连在   
一起的感觉。我想到趴在车头上紧握重机枪的女高中生的眉头，又突然想到冬妮娅，要是   
她也献身革命，跟保尔一同上了那列火车……   
  
武斗团的赵团长向围观的人群发表情绪高昂的演说。“为了……（当然不是为了这些   
死尸的年轻）誓死血战到底！”然后从腰间别着的三支手枪中拔出一支左轮枪，对着天   
空，他的战友们跟着举起枪。葬礼在令人心惊肉跳的鸣天枪声中结束。   
  
革命的献身与爱欲的献身不同，前者要求个体服从革命的总体性目的，使革命得以实   
现，爱欲的献身则只是萦绕、巩固个体身位。：“这一个”爱上了“另一个”的献身，是   
偶在个体的爱欲的目的本身，它萦系在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上；革命不是献身革命的目的本   
身，它要服从于一个二次目的，用奥氏令人心血上涌的话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   
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斗争是革命，“解放全人   
类”是这种革命的二次（终极）谜底。为了这个目的，个体必须与自己的有限偶在诀别，   
通过献身革命而献身到全人类的无限恒在中去。在无限恒在中有偶在个体的终极性生存理   
由，弃绝无限的全人类，有限偶在的个体身位据说就丧失了活着的理由。无限恒在与有限   
偶在之间的关系，从来就是紧张的，克尔凯戈尔吟哦道：“弃绝无限是一则古老传说中所   
提到的那件衬衫。那丝线是和着泪水织就、和着泪水漂白的，那衬衫是和着泪水缝成   
的。”“反”革命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正是这种“弃绝无限”，所以，它充满了   
为了无限的革命中惊恐得发抖的泪水。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   
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体挪   
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   
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受灾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   
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   
  
在诸多革命中，许许多多“这一个”年轻身体的腐臭不足以让人惊怵，陈示许许多多   
的“这一个”青春尸体，不过为了革命的教育目的：这是个体为认同“人民”必须支付的   
代价。保尔与冬妮娅分手时说，“有许多优秀的少女”和他们“一道进行残酷的斗争”，   
“忍受着一切的困苦”。他要冬妮娅加入残酷的斗争，象他的政治辅导员丽达一样，懂得   
何时拔出手枪。   
  
武斗过后，在军事管制下，中学生们继续进行对个体偶在的灵与肉的革命，到广阔天   
地大有作为。那时，我已经过了中学战斗年龄，广阔天地令我神往。下乡插队的小火轮沿   
长江而下，驶向巴东。在船上，我没有观赏风景，只是又读了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我发觉自己的阅读速度大有长进，识繁体字的能力也提高了